

记忆中的上海轮船

□韩伟定

儿时去上海亲眷家做人客(方言,即做客),通常有两种选择:一是坐绿皮火车,没有卧铺,硬硬的座位,开开停停,十多小时下来,旅途劳累之苦只有心中自知。另一条途径,是乘上海轮船,晚上在船上睡一觉,翌日凌晨就到了上海滩,比乘火车便宜、宽敞、舒适,因此宁波人去上海还是以乘轮船居多。

我伯伯家住上海南市区小东门,靠近上海城隍庙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去他家做客,常常乘上海轮船。头天傍晚在宁波江北岸老外滩码头上船,三元六角一张船票,在几百人的大统舱里,一张草席就地一铺,躺下身睡上一晚。翌日早晨天蒙蒙亮,苍穹中的星星还在闪闪眨眼,在呜呜的汽笛声中,轮船缓缓地靠上了黄浦江十六铺码头。坐三轮车驶过空荡荡的大马路,穿过寂静的里弄,到达他家门口,一家人还在熟睡之中。

老一辈宁波人大都知道,现在的老外滩江边曾经是热闹的轮船码头,可以由此乘坐轮船去上海和浙江沿海各地。轮船码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,最早由美商旗昌洋行、英国太古洋行在外滩修建码头,开展甬申航线的轮船客货运输。1874年,官办民营的轮船招商局在太古码头北侧修建了招商码头,参与甬申线的营运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,太古、招商和宁绍三家主力船公司,成为客流量最大的甬申线的主要承运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轮船招商局经

重组后更名为上海海运管理局,甬申线的海上客运业务由其独家经营,改变了原先多家竞争的局面。在这条航线上,海运局安排两艘客轮对开,每天傍晚分别由上海和宁波开航。“民主三号”是航线上的固定客轮,与之搭班的是“民主十四号”“民主十八号”或“民主十九号”等海轮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后,轮船改名为工农兵3,工农兵14、18、19等。但甬申线客轮不管怎么改名,在宁波人的眼里,都是“上海轮船”;在上海人嘴里,都叫“宁波轮船”。

每天傍晚,轮船候潮从宁波出发驶往上海,客运大楼的候船室里,常常人满为患,等待上船的旅客带着大包小包肩背担挑的行李,挤得满满当当。售票处窗外,买票和等待退票的队伍蜿蜒曲折,像一条慢慢游动的长蛇。逢年过节更是一票难求,有急事去沪的旅客,只好从黄牛手中买黑市船票上船。

清晨展现的是另一种景象。当客轮汽笛在甬江上空呜呜响起,江北岸的居民听到这浑厚深沉的声音,就知道上海轮船靠码头了,宛如闹钟唤醒了熟睡的人们,开始了新的一天。汽笛声中,轮船到港靠码头放客,船上旅客个个急不可待,人群如潮水般涌出船舱。码头的车站路出口处,接客的人群人头攒动,伸长脖子等待着亲人的归来。三轮车、黄鱼车带着“铃铃”的铃声、“呜啊呜啊”的橡皮喇叭声,如蛇游般穿插在人群之中。笛声、铃声、言谈声、笑声、摊贩的吆喝声响彻在上空,一派人声鼎沸、熙熙

攘攘、热闹非凡的人间烟火场景。

每当逢年过节,像立夏、端午、中秋,特别是春节,甬申航线尤其兴旺,客来客往,一片繁忙。在宁波驶往上海的轮船中,往往显得更加拥挤,宁波人带的行李中,不泛有自家养的活蹦乱跳的鸡鹅鸭、自家做的年糕块、自种的洋芋茼、自腌的咸笋干,还有慈溪杨梅、奉化水蜜桃等时令水果土特产,包包袋袋、篮筐筐筐,满满当当摆满了船舱的角角落落。而上海回宁波的船舱里则要空荡得多,旅客带回的大多是:味精、肥皂、牙膏、的确凉衬衫,外加甜甜的小白兔奶糖等,多是一些上海产的精致物品,一股脑儿统统装进旅行袋里,零零星星,小巧精致,随身携带,绰绰有余,轻松又时髦。

到了上世纪末,随着沪杭甬高速公路的通车、栎社机场的航空开通,铁路、公路、航空和水路的运输展开了激烈竞争,繁华了一百多年的甬申黄金航线,让宁波人心心念念的上海轮船,终于退出了航海舞台,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
上海轮船虽已渐行渐远,淡出历史,但它曾经的繁荣辉煌、独特的海上行程,依然深深定格在老宁波人的心中。

如今停泊在甬江边的上海轮船已转变为颇具特色的水上游轮餐厅,候船大楼也化身为静谧优雅的美术馆,轮船码头所在的百年老外滩则打造成集购物、美食、娱乐、旅游为一体的特色步行街,国家4A级旅游景区,世事沧桑,已成追忆。

四月芳香

□孙武军

宁波这座城市,春天满城花香,以四月为最盛。借用黄巢的诗句“冲天香阵”来形容毫不为过。

这香阵的主力军,是樟树花香。樟树花虽小如粟米,但簇拥密集。更何况城中最多的树就是樟树,街道、绿带、公园,满城站着,旌旗招展,威武雄壮,像排开数十里百战百胜之师。而香阵的前锋有三支,是桔子、柚子和胡柚。这三支部队都是芸香科柑橘属,花香特别浓烈,适合打先锋,杀敌破阵。香阵的侧翼,有两支突袭的特种兵,都是呈倾泻状,一支是蔷薇,一支是金银花。重瓣的蔷薇,紫红或粉红,都很香。而一种红色的金银花,比白色或黄色的更香。而一支预备队正赶过来,是紫色的苦楝花。苦楝花也小,但比樟树花大些,也是成簇密集,有点像紫藤,但紫藤花更大更繁,也更香。可惜紫藤花已开过了。

海桐是侦察小队,簇集的小白花一团团挤在密集的绿叶之间。捏破海桐绿色的小圆果,里面红色的籽有点臭味,但花是香的。槐花一串串,芬芳诱人。是炊事班吧。在山东老家,槐花可以包包子吃。童年时母亲带着,用长竹竿梢绑上铁钩,去采摘高高的槐树上雪白的槐花。在洛阳见过玫瑰红的槐花,应该也能包包子吧。宁波的槐树很少,在保丰碑旁的姚江畔,有一棵百年老槐树,花虽已稀疏,但每年仍在开放。还有在永丰路边,也有一棵百年槐树。还有四季桂,小花稀稀拉拉,从秋开到冬,又从冬开到春,还是香的。只能是小部的游击队了。

这些花香,都是乔木、灌木或木质藤本,而那些草本的花香,如一些菊科植物,已忽略了名字,更不要说那些不知名字的野花了。但香气是没法忽略的,虽说最多算分散的民兵。它们隐蔽地在这香阵中游走,飘忽如丝。

还有几朵含笑,本应在五月盛开的,却提前跑到四月来,奉献出香蕉一样甜的芳香,真是性急得可爱。像可爱的急于把事情办好的志愿者。

总第7291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